初潭集

余亦曾言之人不信也

初潭集卷之十六

師友六

一山水

地有四遊常動而不止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不覺也

孟門始經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魄其水尚崩浪萬尋懸流千

式渾洪贔怒鼓若山騰濤波顏疊迄於下口方知
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
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迹猶存去長安九百里懸水
下注龜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門下不得上
上卽爲龍故云暴腮龍門垂耳轅下
趙德麟曰王仲至謂余云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
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
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蛟龍或試撓
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辟而走謂之龍

焦云眼前景天然画家佳

泉

四明山高峰軼雲連岫蔽日

鑑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有若圖畫王逸少云從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

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栢擢榦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

廬山者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暴作則萬

焦云唐詩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盍歌舞地也

流俱響晨飔曉吟則百嶺齊應東瞻洪井識曳帛之在茲西望石梁見指寶之可拾

三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高猿長嘯屬引清遠

安公叢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力滀其怒而納之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甞窮冬月夜登此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也

劉云羊公墮淚碑至今傳頌

李固與弟書曰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但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有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痛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逸少與人書頃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歎東陽花果自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惟使神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

情實有濟勝之具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湖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謝玄與兄書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謝靈運與弟書聞惡谿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絶遂書突星瀨於石後李白有詩云遠尋惡谿去不憚惡谿惡途開李

北海灘聞謝康樂

袁粲爲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徒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屧白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耳

謝孺子善聲律與王車騎張宴桐臺孺子吹笙王自起舞既而歎曰眞使人飄颻有伊洛間意

周太子晉好吹笙遊伊洛遇浮丘公成仙王意

飄〻欲仙也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焦光仲遜共遊陸潭時春和景姸遜謂光曰冥冥花樹攪人離思故唐詩云飛花攪獨愁

郗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驂臨水久之乃去

孔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欲爲陳蕃乎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豈爲蕃

奇

也

宗少文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室衡山
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當
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
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庾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澤居半

王維輞川室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溫潔不容
浮塵日有十數掃飾專使兩童縛帚猶時不給也

摩詰與裴廸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

劉云得山水之趣

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皐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倘然從我遊乎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

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鬼於氷壺也

李太白登華山落鴈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人築室嵩山下每登松頂回則於峻極中院記其歲月捐館之年記云余今年若干歲登頂七十四次矣後王輔道與其孫之靜

共遊至峻極中院作一絕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坐嵩峰頂上頭笑對松牕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

李贊皇作相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泉楊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忘之至石頭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變矣此何似建業石頭城下水也

錢文僖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遊嵩山自頳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大集登石樓

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煙靄中見車馬渡伊水則文僖遣廚傳歌伎來到因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淸波雜志曰思公貶漢東王文康公曙代爲留守訝幕客好遊曰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坐奢縱取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文康年老爲之動

謝絳書曰近詣書遣告嵩嶽讀祝捧幣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是時秋淸

焦云如此焦勝雖不目擊亦自神往

日陰晚花幽草虧蔽巖壁正當人力淸壯加有朋儕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嶄崒斗甚則芒蹻而進抵峻極上院躋封禪壇下瞰羣峰乃向所跂望謂非插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詣盡東峰頂夕宿頂上露下冷透骨髮明日訪歸路出登封西門道頴陽縱望太室觀少室之美訪石堂紫雲題名十有四處自長夏門入繞嵩轅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今旣

還府便有塵事侵汨急寫奉報以代一夕之談
子瞻曰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
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
巳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藍輿
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
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
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
憩於龍井亭酌泉投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
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

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三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子瞻云元豐三年夏六月過盧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岋嶫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搡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横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横生倒

焦云甚得

植葱蒨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厭焉問
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一二數矣
又云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輥
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又云元豐六年十月十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
欣然起行念無與樂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
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
交横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閒
人如吾兩人耳

焦云石鍾山亦賞鑒子瞻故畫顯其靈

又云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上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呑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蘇子美答韓持國曰比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應
接之勞耳目清曠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牕
羅列圖史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
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
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
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
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爲察使正色言曰朝廷以
千里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徑前

焦云山水竹石一類也子猷呼竹為君元章拜石為丈和靖縱情山水同一趣也趣在山水竹石亦不在山水竹石

於左袖中取一石嶔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反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卽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石林燕語曰芾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卽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二隱逸

劉云此老故不屑功德也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

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李卓吾曰淮陽一老不如商山四皓四皓羽翼太子功德無比矣

漢王玄隱侯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名
侯山宋之問詩王玄拜隱侯荆公草堂懷古詩周
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波他日隱侯身亦
老爲尋陳迹到煙蘿用此
嚴子陵與侯司徒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
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腰領絕侯得書封奏
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
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抱膝發書讀
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遣卿

來何語子道傳霸語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

子道求報書光曰我不能書口授使者使者嫌少

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嚴遵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則閉肆下簾

富人羅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也子

奈何以不足而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

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

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

自至猶餘數百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

乎君平嘗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
身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嫁娶畢敕斷家
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
不知所終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
廉逃名之士
安帝以玄纁羔幣聘周燮及南陽馮良宗族皆勸

與其臥闇室
孰若處溷濁
與其感眩疾
孰若長如風

之出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何獨守東岡之陂乎爕曰吾旣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迹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揩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臥闇室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敢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王君公遭亂不去儈牛自隱時人爲之語曰避世

墻東王君公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塚爲亭亭柱間書一絕云塚上爲亭鬼莫嗔塚頭人即塚中人恐人告我謀風水願到冥司作證鄰

郗尚書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會稽人崇信釋氏先入太平山隱居以母老還南山若邪初月犯少微占云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交遊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逵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

余無入墅遂幸矣

妙言

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郗超每聞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戴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郗爲傅約亦辦百萬資傅隱事差互故不果

許玄度隱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

袁粲每經傅昭戶嘆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

趣

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守令至者皆親謁子光辭以瘖疾未嘗交言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諭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劒書老易二字示之王無功愛其貞素徙與相近

王無功有田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遊北山東皐故著書自號東皐子

齊高即位遺王杲之以手敕諭何胤謝朏杲之先

至胤所胤恐朏不出乃下床跪受詔書及杲之從朏所還胤知朏已出乃謂之曰吾年五十七月食四斛米不盡豈復有宦情乎杲之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遺傳詔拜表留與我同遊耶杲之愕然曰古不聞此例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

庾杲之清貧食唯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梁武徵弘景弘景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學曳尾

足加帝腹

之龜矣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華林園欲用之爲侍中點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

王敬弘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宋文帝問爲政答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

王儉問周顒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菜食何味最曰春初早韭夏末晩

至到之言

嵇

梁邵陵王以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淸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乃隱茅山

關文衍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王弘之常垂綸於此或

問漁師得魚賣否答曰釣亦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沈約宋書曰王弘之字方平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眞牋曰會稽境旣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子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旣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若遣一介有以相存可謂千載盛美也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竹樹環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巳者覘知衣服垢穢卽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會稽孔珪家列植桐柳多搆山泉衡陽王鈞往遊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心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

美之
南陽宗少文嘉遁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孫茂深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挂壁觀之聞其愛香作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張永爲吳興沈麟士聞郡後有佳山水乃以請往停數月張欲用爲功曹沈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峩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未敢聞命也

天隨生宅荒少墻壁隙地前後但樹杞菊至夏枝葉老梗氣味苦澀猶責僮兒采掇人言千乘之邑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何也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

田游巖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問先生比佳否游巖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

潘師正居嵩山逍遥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

非但善狀志和亦且深識嚴光

眞假道學臉皮三寸太虛爲室屍骸暴露

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張志和婺州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所著有玄眞子李德裕稱之曰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

張志和築室越州東郭陳少游表其居曰玄眞坊爲買地大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又爲構之號大夫橋陸羽嘗問孰爲往來志和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

陸羽字鴻漸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而名字之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則慟哭而歸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

司空圖虞鄉人隱居中條山王官谷昭宗召拜兵

焦云漏巵出自快

部侍郎會遷洛陽柳璨希賊意誅天下才望詔圖入朝圖陽墮笏意趣野耄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

三湯社

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内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膩鼎腥甌非器也

王肅初入魏不食酪漿唯渴飲茗汁一飲一斗人因號爲漏巵後與高祖會乃食酪粥高祖怪之肅

言唯茗下中與酪作奴因此又號茗飲為酪奴
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
為湯社建人亦以鬬茶為茗戰
陸鴻漸嘗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煮茶之法造茶
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
藏一副
陸羽著茶經常伯熊復著論而推廣之李季卿宣
慰江南至臨淮知伯熊善茶乃請伯熊伯熊著黃
帔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

刮目茶熟李爲歡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鴻漸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茶畢季卿命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狎勝流遂收茶錢茶具雀躍而出旁若無人

張又新煎茶水記曰御史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卽有傾蓋之雅因過揚子驛曰陸君茶天下聞名矣揚子南零水又殊絕可命軍士深詣南零取水俄而水至陸曰非南零者傾至半遽曰止是南零矣使者乃吐實李與賓從皆大駭李因

問歷處之水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

覺林院僧志崇收茶爲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華帶供佛以紫茸香蓋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餘瀝而歸

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僧采造得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蔡襄以四餅遺王內翰禹玉歲餘蔡被召還闕過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筒中選精品碾以待蔡蔡捧茶未嘗輒曰此極似能仁石

巖白公何以得之禹玉未信索貼驗之果然

初潭集卷之十六終

初潭集卷之十七

師友七

一酒人

元日飲屠蘇酒從少者起有問董勛者答曰俗以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歲故罰之元日以後遞飲食相邀號傳座

魏賈鏘有蒼頭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世中所絕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罌貯酒暴於日中經

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朝貴相餉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永熈中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路逢盜賊飲之即醉皆被擒時人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

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畜酒作金銀龜魚浮沈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

种沉逸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谿醉侯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

蕉云好句

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
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
物論楊誠齋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
雨
魏肇稱徐君房情隨年少酒因境多
鄭泉性嗜酒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
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
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臨卒謂其同類曰必

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
壺
蔡邕飲至一石常醉在路上卧人名曰醉龍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
而味好
孟佗以葡萄酒一斛遺張讓卽拜凉州刺史子瞻
云將軍百戰竟不侯伯良一斛得凉州
袁紹辟鄭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
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

温克之容終日無怠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温克故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甞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甞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

焦云璞知雙林日中之厄前數不可逃耳不避王敦肯避酒色耶

不了麴蘗事

王衛軍曰酒正自引人著勝地

郭璞奇博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穨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爲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爲回屈敦忌而害之著幽思篇

劉云三日僕射以醉得名此云惟三日醒更進一步

忱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喭以大飲爲上頓起自忱也

陳暄嗜酒沈湎兄子秀憂之致書諷諫暄答云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吾甞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何水曹眼不

通滑

不是大話点
不是白話

識杯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劉伶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幝衣諸君何爲入我幝中

何須接去更作牛飲其可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猪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也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

正身沒名也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
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
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
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
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新蔡人少傲達爲
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比舍郎釀酒熟
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

焦云萬年自

知爲吏部郎也釋之温嶠素知愛卓請爲平南長
史卒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
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緣岸菱芡覆水山簡
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
襄陽小兒歌之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
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舉
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其愛將并州人也
孟萬年好飲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

以身仕温府
故縱情酒中
此趣已自知

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何承裕爲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

焦云真

李元忠雖居要任惟飲酒自娛不以物務干懷時欲用爲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其子搔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

謝幾卿性通脫預樂游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直像自贊其上曰松風颼颼

瘦藤在手惟此白叟獨全於酒

張士簡嗜酒疎脫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歎曰壯哉雀鼠

李愚曰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作蝶菴以莊周爲第一祖陳摶配食忙者難與注籍供職

馮惟一太常好飲酒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自至酒酣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爲三絕

人曬我亦曬何妨乎

焦云是達見

二達者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焦云是達才

晉文帝大親愛阮嗣宗恒與談戲不迫以職事阮嘗言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許日復乘驢去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惟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母彥國正直彥國謝鯤諸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孟祖將排戶而入守者不聽便於戶外脫衣露頭窺狗竇而大叫彥國驚

令点稍通

曰他人不能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
光逸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歸途冒雨雪舉
體凍濕還令又不在逸解衣而炙徑入令被中臥
令還大怒逸曰家貧衣濕無可代者若不暫温勢
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令奇而釋之
王孝孫居護軍府中時泰山胡母彦國瑯琊王澄
北地博暢中山劉輿頼川荀邃河東裴遐共齎羊
酒詣護軍門護軍驚曰諸名士何得來時孝孫已
給府中養馬諸名士便就馬廐下與孝孫炙羊飲

焦云何難殺一馬以全人已乎不必殺也不必去也是稱達者

酒爲樂不見護軍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卽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

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絃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

桓車騎在荆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

村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作膾張乃維舟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了無停意旣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耳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

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子猷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有竹主人已知子猷當往灑掃施設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失望猶冀還當通王遂直出主人大不堪便令閉門王更以此賞主人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猷詣郗雍州雍州在內見其㲮㲪云阿乞那得此物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

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又問官有幾馬
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
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
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策杖步歸道逢劉尹語
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謝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伎携持游肆王
坦之以書規之安答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

焦云放達

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若絜軌迹崇世敎
非所擬議亦非所屑也嘗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
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道未易爲人
羅君章爲桓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
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
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當何似人桓公曰
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
桓奇其意而不責也
襄陽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

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
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乃
退爲人有記初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
内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
與簡文集共道蜀中事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
遺錯

羅友爲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
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請別日
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荆州門下書佐

劉云是醒世語

桓竟不識羅也

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

羅友少好學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爲羞桓温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温大笑友始仕荆州後在温府以家貧乞禄温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温爲席起别友至尤晚問之答曰昨奉教旨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

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說薨於益州

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羅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答曰桑

椹最佳公問可比江東何果甲云是黃柑之流公曰君乃爾妄語甲不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候熟時馳取數十枚奉公公食之以爲美語甲曰此味乃江東所無君何近比黃柑

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卽舍去瑯琊王處仲爲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嘗無食能作不修曰爲復可耳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

似卓老

劉云何似晒

禪

焦云悟達

書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名士傳曰鯤通簡有識不修威儀迹逸而心整行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鄰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旣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耳

支道林嘗養數匹馬或言道人出馬不韻支曰貧

劉云直須如此拂物情狥已樂能不見喚桎曳尾之龜

道重其神駿

支公好鶴住剡東岇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竟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靈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及知靈運乃安又要太守使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

自是肉眼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蕊踈枝半不禁何曾不笑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歎曰煙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

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戴顒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

釋道貢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

邢邵脫畧簡易有齋不居坐臥常在一小屋果餌之屬置之梁上賓至則下而共噉士無賢愚無不

焦云雄

傾接嘗云畫入內閣爲犬所吠

韓熙載事江南三主時謂神僊中人風彩照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唯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後房伎妾恣其出入後主屢欲相之而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熙載上表乞留盡出羣婢後主喜以爲秘書監羣婢復集如初

三豪客

澹臺子羽齎千金文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

亦見淂是

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璧輒躍出因毀璧而去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不就

趙元叔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以托名乃日往旣通謁尚臥未起元叔徑上堂遂前臨之因舉聲而哭門下皆驚陟知其非常起

人之不如虎者多矣
劉云蔽一虎多傷禽獸仁者不為令道學不肯矣

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騎造元叔與司空袁逢稱薦之於朝

都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趣其廬即以蓑衣覆之鄰人尋跡到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遼臥不時起既入見問曰聞卿在郡食鴈美乎須之白王節信在門度遼驚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而入極歡而出時人語曰徒見二

至今有漁陽摻撾自衡造也

千石不如一逢掖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孔融數與武帝牋稱禰衡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令錄爲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幝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爲漁陽摻撾蹋地來前躡馺脚足容態不常鼓聲

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幝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幝再復擊鼓摻撾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虞仲翔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吳志曰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擊之大司

劉云大言

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
翻有罪天下孰知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
彼皆死人而語神僊世豈有僊人也權積怒非一
乃徙交州

戴叔鸞論議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
自視天下孰與爲比荅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
出西羌獨步天下無與爲偶

諸葛肱在西朝少有清譽爲王夷甫所重後爲繼
母族黨所讒誣之爲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

徒詣檻車與別肱問何以從我王曰言卿狂逆肱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從

陳登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

足錄哉

劉荊州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言如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也

石大可人

劉璵兄弟少時王愷憎之嘗召與宿欲默加害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徑夜往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宿石便徑入自牽以出同車而去語之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

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

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爲布衣時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也

玄晏春秋曰七年春予長三尺四寸矣未通書史與從姑子梁柳編荊執荻分陳相刺共以爲樂

鍾士季要一時賢儁往詣嵇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呂安至嵇康值康不在嵇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

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郗嘉賓得人以已比符堅大喜

王大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

是正是反

用卿法

吳郡王閎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閎拔劍斫水罵伍胥風濤得濟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旣往劉便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

溫太眞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蒱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卽送直然後得還

溫公喜漫語卞令禮法自居二人嘗至庾公許大

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眞終日無鄙言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陳郡袁躭
俊邁多能宣武欲求救於躭躭時居艱恐致疑試
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慊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
去與債主戲躭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
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
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
道不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輿終當爲情

死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詠矚自若謝與王敘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盛進食食畢便退

陳林道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之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嘆曰

逸少真不尋常

是。

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右軍爲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牋紙右軍檢校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節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王處中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王大將軍欲下都處分樹植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時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

擊楫渡江誓清中原使后勒畏避者此盜也俗儒豈知

戴淵時時有陸机世世無

曰卿語阿黑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史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腳令上王聞而止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於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

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使少年劫掠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旣神姿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

劉云陸行自新無若周將軍之速之果之堅當是三代以上人物

如此亦復作劫耶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周處少時兇彊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跡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初聞里人相慶乃自吳尋二陸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淸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

於陵仲子於世何用

至言至言

途尚可處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舞矟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毛伯成旣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

桓車騎謂王子猷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
答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孫子荆爲石苞驃騎叅軍孫負其才氣初至不拜
但長揖曰天子命我叅卿軍事
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登宅范雲命駕到少府登
謂當詣巳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休源取常膳止
有赤倉米蒸鮑魚雲食之高談竟日不舉主人之
饌
荀濟負氣每謂人曰會楯上磨墨作檄文

該死了遲了

沈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則與馬爲三無人則與馬爲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劉毅在京口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江州刺史庾悅後與僚佐來詣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旣而悅食鵝毅求其餘又不與毅常銜之義熙中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

孫搴學淺行薄邢邵謂曰須更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十萬

便是好詩

集云旣違衆定是狂

北齊崔儦自恃才高大署其廬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入此堂

魏收云我視沈約如奴

袁翻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曰我詩有生氣須人捉著不爾便飛去

袁粲謂周旋曰昔一國中有水號曰狂泉國人飲之無不狂者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不狂國人旣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

焦云真豪

泉所酌泉而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試飲此水矣

沈友才辯縱横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每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

羊侃少而瓌瑋膂力絕人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横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雅好文史嘗即席應詔賦詩帝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

不絕矣性豪侈善音律初赴衡州於兩艖䑿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錦繢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有詔命侃延魏使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寛厚嘗南還至湓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追還慰喻之加厚

諸傖淂意極矣

真用淂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東
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
顧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

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
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
付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
亦然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
涖方伯乃復低頭人中耶所住齋前有嚮所種花

六真

草甚美惠開悉令剗除列種白楊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嘆曰古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頃而降白璧書籍妄耳

王儉當朝蕭琛年少未爲儉識自負其才氣候儉宴於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其座儉與語大悅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礰聲箭如餓鴟叫

真

点真

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飲其血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望人拜豈能拜人

王融爲中書郎嘗撫案嘆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椎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騶

裴公雖得能人

劉孝綽使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

裴寛尚書罷郡西歸汴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敝屈與之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必當富貴舉船錢帛奴婢悉以貺之客受貺不讓登舟奴婢偃卧者輒鞭之裴公益奇之其人張徐州也

張易畀元中上元令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

儁去解醒以酒

案攘袂大呼訴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嵬峩喑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方與客棋看敕訖置局下待爭劫竟乃斂子納奩中已畢徐言奉敕見賜以死因出敕示客而舉賜鴆反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

丞上馬横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
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
王彥深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
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高昂與鄭嚴祖握槊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
使使曰枷時易脱時難昂即以刀就枷刎之曰何
難之有貴不敢校
高昂龍準豹頭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教專事馳騁
每言男兒當横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

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歎曰大丈夫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

崔瞻在御史臺宅中送食備盡珍羞瞻俱於別室獨食有御史姓裴者伺瞻食往造之瞻不與交言亦不命匕筯明日裴自攜匕筯來與之共食瞻謂裴曰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謂是耶君定名

趣

焦云不受麋鹿狐兎自不致擲人来

劉云輕薄

士於是日與之食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霞寓高後入爲羽林將軍有殊眷附書夢得欲請自代劉答曰昔有嫗行遇虎虎舉足示嫗嫗見有芒刺爲拔之虎感奮而去時時擲麋鹿狐兎報嫗一日擲一死人村人執嫗爲殺人嫗乃登垣語虎曰感則感矣叩首大王莫更抛人來也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飲皆子類也

南唐嚴續嘗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幾萬緡仍輟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爲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成但敘譜裔品秩續慊之封還冀其改竄熙載直以向所贈及歌姬還之臨登車寫一闋於泥金雙帶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滕達道微時爲范文正館客常私就俠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造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達

焦云真豪

道大醉入門長揖問范讀何書曰漢書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逡巡走入東都事略曰滕元發性疎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神宗知其誠藎後力言新法之害落職知筠州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上覽之改知揚州

焦云妙入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至張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

引一大白又讀至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李溫陵曰不豪則自不達不達則自非豪唯達故豪一也但世有慕名作達者似達而非達亦有故顰為達者雖達亦不達庚公之不遺的盧也曰昔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效之不亦達乎方叔敖少時寧知殺兩頭蛇之為達而後殺之耶自分必死故歸而向其母泣惟自分必死

故寧我見之而死不欲後人復見之而死也是之爲真達也遂從而殺之是之爲真豪也彼豈有心倣效甚人來耶是故阮渾欲作達而嗣宗不許惡其效也山公之薦咸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使在官人之職必妙絶于時識其真也噫是豈易與講道學者談耶

初潭集卷之十七終

焦云人固未易知知人亦不易也況千載而下尚論古人哉每覽及此為之三嘆

初潭集卷之十八

師友八

一論人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宋世目莊周爲道家儀秦王通爲孔門操莽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雖美不尊

武帝謂東方朔孔顏之道德何勝方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黄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奉高之器譬諸泛濫雖清而易挹按袁閎愼陽人友黄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太尉掾卒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

禮居八俊之上

靈帝時子魚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謂歆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龍尾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沈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

夏侯霸入蜀姜伯約問之曰司馬既得彼政還復有征伐之志不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

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憂耳

許子將常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荀粲與傅嘏夏侯玄親善荀常語傅與夏侯曰子等在世途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傅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耶荀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奬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

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何晏鄧颺夏侯玄欲求傅嘏交而嘏亦不許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外好利而内無關籥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耶後皆如其言

裴使君問管公明以何尚書管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

劉云各從其好原無得失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江廧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閒暢於是勝負始分

庚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王夷甫云閭丘冲優於滿奮郝隆此三人並是高才冲最先達兖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隆達在冲前名位巳顯而劉寶王夷甫猶以冲之虛貴足先二人

劉令言始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幼

岐嶷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眞

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滞才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劉云此失色
便居第二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

世論溫太眞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眞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

妬甚

孫何人斯欲

與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頽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已必無

管輅嘗曰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亦何異王莽時

孫綽嘗鄙山濤爲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

知山子
子敬清立故多人爲謝公衷粹豈皆自然

非隱若以元禮爲龍津則當黜額暴鱗矣
王令詣謝公値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劉尹云人言江虨田舍江乃自田宅屯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以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

劉尹每稱王長史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郗嘉賓道謝公造郗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爲得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

郗嘉賓問太傅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卩欲制支

狐狢噉死屍死人可治也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貒狢噉盡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

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

是貶是賞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曰先輩初不臧貶七賢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

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

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

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荊門晝掩閒庭晏然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胸中無宿物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

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爲惔叙曰神猶淵鏡言

必珠玉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敬仁輒同車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謝太傅稱王修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曰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世目袁爲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儁傷其道

殷侯旣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巳輒取之故當出我下

衛虎玠小字永和中劉眞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閒

但出公口自是不同

可容數人劉眞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淸叔寶神淸論者謂爲知言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車騎問謝公眞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巳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歛膝容之王神意閒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雖

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荊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荊楚而已

習鑿齒與桓泌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澤縱目檀溪念崔徐二友肆睇魚梁追二德高風未嘗不徘徊移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

堅之所隕豔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行乎

習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感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

外羣書略皆徧觀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
是所長作義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
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在坐公問李弘度曰
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簒
逆樂令親授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
恐難以相比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
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宋褘曾爲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褘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

謝萬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眞人想

謝中郎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

劉萬安卽道眞從子庾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

人亦見百人亦見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著

王仲祖謝仁祖劉眞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確然之志旣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劉曰卿諸人眞憂淵源不起耶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旣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安石眞率外見故簡文見其眞淵源矯情爲高

欽大通

故眞長識其假

世言周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

或問盧欽徐公景山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

凉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效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人以爲介也

褚中郎向淹雅有器量風儀端麗眉目如點公庭就列爲衆所瞻爲盧陵王長史卒官謝舉銘其墓曰弘治推華子嵩𢢽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

或問張元一蘇味道王方慶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

盧子友情性恬和蕭然有閒放之致與瑯琊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王曰昔太丘道廣許子將知而不顧嵇生性清鍾士季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王以爲然

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

何點嘗目睦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王思遠常如懷氷暑月亦有霜氣

劉子翼峭直常面折僚友之短李百藥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亦不憾

宋世爲之語曰王光祿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楊遵彥作文德論以古今文人皆負才遺行唯邢子才溫子昇王元景彬彬有德業

都水使者李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

焦云陶靖節稱文忠不與人作墓志惡

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三同敬通值中興明君終不試用予值英主亦擯棄當年一同也敬通雄才冠世志堅金石余雖不及而直亮慷慨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三同也

張文成爲徐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峙鴟梟之内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

其贊也既謂之贊毋乃大過

能遠害

孟浩然文不爲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眞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嘗筆讃之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

趙東山贊陸子靜云儒者曰女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二知人

焦云相知在一朝之費不在馬也

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驥馬欲賣之凡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

劉峻廣絶交論云顧盼增其倍價此之謂也故時人號王夷甫為口中雌黄以賴其顧盼者衆也嗚呼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予安所託驥乎雖然即幸千里猶然一蒼蠅耳安足数耶是故寧不遇伯樂不可以不

是騏驥是騏驥不論價矣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卽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

史叔賓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墻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議論阿枉敗名

郭泰太原介休人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

可惜

郭泰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

庾徵君少給事縣廷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卓恕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日復來至恕

羊公取人亦太窄

言某日至日恪爲主人停不飲食欲以須恕賓客咸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期俄而恕至一座盡驚

孔融在北海召王修爲主簿修後舉孝廉聞郡中有反者卽夜往奔融賊初反時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唯王修耳言未卒而修至

王夷甫父乂爲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異秀敘致旣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旣退看

衍

焦云神相

之不輟嘆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故天下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蝟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

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褚太傅罷豫章還過武昌

至言至言桓公真至言

問庾曰聞孟從事佳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聘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于時既嘆褚之精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字萬年江夏鄳人

裴瓚字國寶爲中書郎風神高邁特爲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不作爾肯准爾也故作爾故如此也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必爾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待巳良久乃沐頭散髪而出仍據胡牀於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酬對意萬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

張鏡少與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張靜嘿無聲顏後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淸玄指謂坐賔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

吽
高伯恭與廣平游雅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
伯恭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前史載卓公寛
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
十年未嘗見其慍喜之色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
吶吶不能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謂予云高生
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
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股栗不能
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

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動容仁及僚
友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
振四海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
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
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
吾旣失之於心内崔亦陋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
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處士丁重能閲人覯于琮謂路巖曰于侍郎風儀
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

焦云桓温求婚藍田便怒似非面壁不便者史氏太文

不益其祿位哉後于果登鉉

柳琮字伯騫所拔進皆爲時選鄉里諺曰得黃金一笥不如柳伯騫一識

三鄙人

謝無奕麤強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

褚公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猛舫欲傾覆褚公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孫興公多

劉云酸人

壓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無計唯
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噉盡
劉邕愛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
先患灸瘡痂落在席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
者悉褫取飴邕後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
舉體流血劉邕穆之子
并州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誂撇邢魏諸公衆共
嘲弄虛相讃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知而

劉云老實

劉云今世皆陽五

泣諫乃嘆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

劉道綦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濬嘗謂曰陸

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道綦曰下官初不識

士衡何忽見苦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

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

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

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

劉云謝自反寔無有也

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罄之室何得異物道隆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緇者援而入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不與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我所亡者紡緇也今子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涓石梁好畏見巳之影以爲鬼驚而死

劉云今世認族者正欲嚇鬼老李固以此笑世也

透心髓

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凡方姓貴人輒認爲親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旣是方相姪只堪嚇鬼

四智人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難哉右宰穀臣識得人也兩豪兩智故必相誠

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寗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

歆用浔

之謂乎
梁鴻受業太學學畢牧豕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他舍鴻尋訪燒者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鴻爲執勤不懈鄰家耆老因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陶洪丘與華歆同郡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謀廢靈帝芬呼歆洪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芬果敗洪迺

此人用得此人大奸詐也

服

管幼安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遼好以淸議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司馬徽頴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嘗有妄認徽豬者徽推與之後得豬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

琮往候徽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不徽曰我是也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傭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耶徽歸刈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謝之徽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或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表曰世間人爲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破爲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

焦云德操所欵必有甚於蚕者不然那得此古人

亦是法

有人臨蠶求簇泊者司馬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巳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巳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

管幼安在遼東鄰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著凉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義故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語衆人曰本無拒諸

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爲罪願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陳羣嘆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矣

陳留董仲道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升太學堂嘆曰建此堂也將何爲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不赦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斯起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胡人知報豢不如諸夏之無也

右軍大率無計王敦大半舊情

鄧攸爲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爲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

王右軍年少時王敦甚愛之恒置帳中眠敦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

在帳中右軍覺而聞之知無活理乃剔吐污頭面
被褥熟眠敦諭事造半方覺右軍未起驚曰不得
不除之及開帳見吐唾縱横信其熟眠乃止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多燕集有飛語
至京御史何聖從謁告歸上令察之何將至潞公
爲之動幕客張少愚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
聖從同郡人也因迎至漢州置酒設樂有營伎善
舞聖從問其姓伎答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
少愚卽取伎項羅帕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

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
條命其伎作柳枝詞歌之數日抵成都潞公大作
樂以宴聖從迎其伎雜府伎中歌少愚之詩聖從
爲之霑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遂息

焦曰語有云鑑於人者知吉與吉以上智人皆人
鑑也

初潭集卷之十八終